

西姆农探案集

【比利时】乔治·西姆农著

3个



江苏人民出版社

47.35
52-05

西姆农探案集
十三个谜

【比利时】乔治·西姆农著

姚企新 朱福林译

杨松河 校



10047553



GEORGES SIMENON

LES 13 ÉNIGMES

根据法国 presses pocket

1980年版本译出

13 个 谜

【比利时】乔治·西姆农 著

姚企新 朱福林 译

杨松河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常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73,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350册

ISBN 7-214-00036-9 /I·5

统一书号: 10100·895 定价: 1.00 元

目 次

1. “G. 7”	1
2. “卡特琳”号船遇难之谜	9
3. 搬榻幽灵	13
4. 文身人	21
5. 不翼而飞的尸体	37
6. 汉斯·彼得	46
7. 黄狗	56
8. 蒙梭公园的火灾	65
9. 考斯戴菲克别墅被盗之谜	75
10. 古堡失踪者	85
11. 贝亚尔要塞裸女	95
12. 敦刻尔克的悲剧	106
13. 埃特尔塔的女尸	116

1. “G. 7”

我有幸与我称之为“G. 7”的侦探一起从事各种侦破活动。为什么？下文自有交待。在讲破案故事之前，我有必要叙述一下我是怎样认识这位警探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件事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不解之谜。

192...年12月9日

凌晨两点左右，我偶然在蒙马特尔的一个小酒吧里与同桌的邻座攀谈起来。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一会儿蹦出英语口音，一会儿又冒出斯拉夫口音，然而却不伦不类，叫我很难确定他是哪一国入。

我们一起走出酒吧，头上是冬日的万里晴空，明澈而冰冷。

我们都想在外面散散步。我们往下走到洛雷特圣母院路，但是我觉得天气比刚才冷多了，就赶紧招呼驰过我身旁的出租汽车，然而没有一辆是闲着的。

到了圣·乔治广场，看到一辆G. 7型的红色轿车停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一位年轻女人，全身裹着毛皮大衣，急忙下了汽车，她递给司机一张票子，不等找回零钱就走了。

“上那一辆吧。”我说着，一边招呼我的同伴，让

他乘那辆出租汽车。

“那怎么成！您上，您上！”

“我只有两步路……”

“没关系！请吧……”

我顺从了他，就伸手向他告别，尽管我们刚刚相识。

他却向我伸出左手，对了，整个晚上，他的右手一直插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事后不久，我才记起这件事。

因为刚才我一下子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感到神秘莫测；我钻进汽车的时候，碰到了什么东西。我伸手一摸，原来是一个失去知觉的人。

司机早已把车门关上；汽车正在奔驰。

我当时没想到立刻让司机停车。等我想起要让他停车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沿着蒙马特尔地区奔跑。我的那个夜遇伙伴，以及那个年轻女子早就无影无踪了。

我无法描绘我当时的心情。

这桩意外事件使我很恼火，脸红得发烫，喉咙憋得难受极了。

我旁边的那个失去知觉的人从座椅上滑了下来。这时，咖啡馆的灯火正好映照着他，我看清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脸庞，长着红棕色的头发，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

那人手上有血，我摸一下这位陌生人的肩膀，连我自己的手也沾满了殷红的、热乎乎的黏液。

我的嘴唇颤抖着。我犹豫起来。最后，我突然作出决定：

“到我家去！”

我刚才要不是看到一个年轻、大概还很漂亮的女子从这辆出租汽车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另一个去向，不是警察局，就是医院了。

但是，我感到此案非同小可。但愿它非同寻常。

那个男人并没有死。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昏迷不醒，他的呼吸那么深沉有力，他的脉搏很容易摸到。

“老兄啊！你大概做什么蠢事啦！鬼知道你碰到了什么倒霉的事啰！……”

我虽然这样想，但我不甘心把我的事情拱手交给警察局去办，我也不甘心仅仅做一个普通的目击者。

“毫无疑问，正是那个女人企图杀死他！……”

我住的那条街到了，离大楼一百米处，有一家咖啡馆还在营业。

“请您替我去兑换100法郎的零钱好吗？”我对司机说，我极度害怕他自己身上有零钱。

他走了。我把这个不省人事的人架到过道里。一刻钟后，那个陌生人就躺在了我自己的床上，我发现他身上有一个多半是用什么针戳的小伤口。

“一种女人的武器？……但是他尚未苏醒，还需要护理……”

伤口并不深。我不太懂人的持续昏迷是怎样造

成的，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流血过多引起的。

可是他不过流了这么点血啊？他的衣服上几乎没有沾上血迹。

“倒霉！必须去请一位医生……”

我出去了。我跑到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朋友家里，他是一个大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把他从床上拖了出来。

过一会儿，我打开我的房门。我说：

“在床上……左边……”

顿时，我目瞪口呆了。

我收留的那位伤员，也可以说是我收留的俘虏——因为我离开时把他锁在屋里——不翼而飞了。我把整个套间都搜查了一下。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有的抽屉都被拉开，我桌上的文件也乱得一塌糊涂。

甚至墨水瓶也被打翻了，墨水洒在一扎信封上。

我朋友嘴唇上挂着一丝挖苦人的微笑。

“你这里大概有很多钱吧？”他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生气，窝着一肚子火。我太可笑了，而且竟然庇护起我的这位来路不明的人，这就更可笑了。

“他不是小偷，他什么也没拿走。”

“你敢肯定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你还不至于以为我连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件件都在……”

“嗯！”

“嗯什么！”

“没什么！我可以去睡觉了吧？要是以前，我会向你要一杯白酒喝喝。刚从床上起来，到外面会冻得发抖的……”

我象一只狗熊跑进笼子一样回到卧室。

既然我讲了这个故事，就索性讲到底吧。我的朋友刚走，我也出去了，我回到圣·乔治广场。

为什么？我也稀里糊涂！或许去海底捞针，希望找到那个年轻妇女的蛛丝马迹吧。

这多蠢啊。刚才我看见她匆忙离开这里，她哪家门也没进，径直朝圣拉扎尔街走去。

不管怎样，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溜达了将近一个小时，恍恍惚惚，甚至突然意识到我独自一人在高声地自言自语。

我上床睡觉，已经是清晨5点了，就在这一张床上，我刚才让那受伤的人躺下，是何等小心翼翼呵。

9点，我被门房叫醒，她给我送来了邮件。

我只看了看信封，真想再睡一觉。但我发现有一封信没有贴邮票。

打开信封，原来是一封公函，通知我10点去索赛路的区警察局。

上面还有我要去找的办公室门牌号码。

我至少反反复复地改变了十次主意，一会儿决心要讲实话，一会儿想杜撰一个故事，一会儿又想稍稍改动某些细节。

当然，我的所作所为十分幼稚。但我不承认，就

是对自己也不肯承认这一点。

阴森森的警察局给我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我无可奈何地在走廊里干等了一刻钟。

“倒霉！反正，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门终于开了。我走进一间小办公室，强烈的光线从一扇窗户透射进来。

一个汉子，双手插在口袋里，就站在窗前亮光中。我永远忘不了他那魁伟、而不失优美的身影，虽然身上穿的是现成套装，却并未使他的翩翩风度有多少逊色。

他宽额阔脸，脸上有雀斑。

他的两只眼睛熠熠发亮。嘴大而唇厚。

他那愉快的微笑，绝无讥讽之意。

“我把您请来是要向您表示我的歉意……”

原来他就是出租汽车上的那个伤员，就是从我家逃走的那个人！

我愣住了。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注意起他身上的所有细微之处：从黑色高帮皮鞋到随便系上的清一色领带。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自信的小伙子，同时，他忙于办案，对梳洗打扮就不讲究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侦探B……”

（这是一个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名字，我不便将它公布于众。）

他身上没有任何包扎过的痕迹，只是左臂略比右臂僵硬些。

“请您过来吧……请坐下……您抽烟吗？”

他递给我一个不锈钢烟盒。

“因为我的原因，您一夜不得安宁，我本该让您睡到中午，但是我确实急于要向您道歉……”

我还没注意到办公室靠门那边还有一点地方。我似乎觉得那儿有一个人在看着我，侦探对我笑了笑，对那个人却笑个不停。

我正转身的时候，侦探说：

“你可以过来了，伊韦特……我向您介绍……”

我没有听清下面说的是什么！虽然我没有看清夜里那位年轻女子，但是我不可能认不出她来，再加上她仍然穿着昨晚那身毛皮大衣。

她自己也笑了。我感到很窘。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何方。

“这是我的妹妹……”侦探B最后说。后来我就成了这位大侦探几乎形影不离的伙伴。为了纪念这第一次见面，我给他起了个绰号“G. 7”，这个外号就这样保留下来了。

“昨天，与您一起喝香槟酒的那个家伙，这几年来，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干尽了坏事，但至今仍逍遥法外……”

“您要考虑到，追捕一个罪犯绝非易事，他只要一动小指头，就可以与他周围的一切同归于尽！……”

“想想吧，这位先生是不会傻乎乎地到旷野里去散步的……”

“我已经跟踪他一个月了。昨天我决定采用计谋逮住他……我与我妹妹一起在小酒吧对面的一辆出租汽车里……我的伤口是我自己事先布置好的，包括消毒都尽可能做得巧妙些……您看到了吧，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到了圣·乔治广场，我的妹妹下了车，我们的对手只得搭乘这辆空车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一个受了伤而失去知觉的人，是不会引起怀疑的……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的歹徒同您一样神机妙算。否则，我要不了五分钟就可找准机会，搜出放在他衣袋里的雷管，这是他用来引爆炸药的……

“可您却把一切都搞乱了。当时，我把您当作他的同伙了。我搜查了您的抽屉……您能原谅我吗？”

他见我平心静气，就最后说：

“如果说我放跑了一个敌人的话，我希望我至少赢得了一位伙伴……也许，还是一位朋友……。”

2. “卡特琳”号船遇难之谜

说实话,我始终有这样的印象,G.7在那里无所事事,甚至不该管的事也要去抛头露面。这就证明,尽管我们自以为满不在乎,但实际上我们随时准备介入露一手。

然而,我从没见过象这桩案子会有这么多人插手,若按照过去的旧法律,这桩案子是非海运当局负责莫属的。

两个月以来,布劳涅城一直在议论纷纷。一帮从“卡特琳”号船上死里逃生的人们在街上简直寸步难行,也不敢进咖啡馆,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人诘问,而所提的问题往往是争论的起点,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殴斗。

是不是“卡特琳”号船长乔治·法吕故意酿成沉船事故的?

是不是他杀死了无线电报务员热尔曼·当布瓦?

最起码他应该阻止报务员擅离职守,其岗位应在烟囱前的甲板上啊?

他有没有接到船主德西雷·冯·默肖朗的命令?

由于保险公司拒付赔款,该案由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同时审理。

委任了一大批鉴定专家，G. 7 混在那些海军军官、远洋轮或近海轮的船长、造船建筑师、船主、造船商和机械工程师中间，相形见绌，显得黯然失色。

另外，在离开巴黎时，他毫不隐讳地向我坦白，他在航海方面的知识仅局限于赛艇、划子。

而我在这方面的学问比他多得多。在开往布劳涅的火车上，我们对此案还只有一种极粗浅的想法。为此，我好心好意地给他介绍类似“卡特琳”号船的蒸汽渔船的有关知识。这些船是开往冰岛附近的海域捕捞鳕鱼和庸鲽的。

我向他解释说，这些船往往拥有25至40个船员，船长——几乎不可能是远洋轮船长；他只具有近海航行的许可证。还有一个大副，一个水手长，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一个机械师和几个必不可少的专门人员。

我还向他解释，怎样才能把船开往深海，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其实，在渔船上，人们很少使用六分仪去校正航向，许多船老大也不可能正确使用它。

人们经常用的是罗经和水砣。水砣是用来测定水深的，人们只要把测量结果标在海图上就行了。

最后，报务员或每天，或根据需要，通过无线电询问船所在的位置。

G. 7 一声不吭地听我讲解。我说完了，他只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报务员属于哪一类的人？”

“他们大部分是城市青年，只有极少数是海员。因此，他们与海员很难相处，与官员就更不融洽，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难确定的居先权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是引起摩擦的原因……”

我们在布劳涅逗留了三天，而预审工作远没有结束，乔治·法吕假释在外。

两个月前，渔船撞在费尔岛附近的礁石上，费尔岛坐落在塞得兰群岛和苏格兰之间。

几天以后，除报务员外，全体船员被送回国内。

在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只字不提。但不久就传出风言风语，保险公司出来作难了。

其他一些马路消息也开始在港口的咖啡馆中风传，最终是指名道姓进行指控。

指控比人们想象的更频繁，而且不幸的是，总那么有根有据的。

有人断定，船长与船主合谋，故意使船翻沉的。

这只船已经很陈旧了，而且锈蚀相当严重，以至于人们不太愿意来这只船当船员出海捕鱼。

这次捕捞是很惨的，它的直接损失为20多万法郎。

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连篇累牍的专家鉴定报告，并有附件、图表、估价单、船员名册等等，等等。

另外一点已得到证实，就是“卡特琳”号船已经投保，沉船保险赔款对船主特别有利。

剩下的问题是要证明具体事实，而在这里，鉴定

人就是各船船长、报务员和船老大。

船朝北海航行，本应该在费尔岛和奥克尼群岛之间，或者在费尔岛和塞得兰群岛之间穿过，然而“卡特琳”却在迷雾中迷失了方向。

不管从哪条航线通过都是相当容易的，海图上几乎到处标明有百米左右的深度。

对上述所有这些问题，法吕船长回答如下：

“我让人做最后一次测深，是在巴巴·邦克地区，从那开始，我就按罗经来导航。航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在费尔岛南10度的地方通过……我不是故意沉船……我一点弄不明白沉船的原因！”

大家认为，这套辩护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后来问法吕，他的罗经是否校正过，他只宣称，直到触礁，罗经一直具有很高的精确度。

但是在审讯水手时，揭露出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

大家知道，在“各自逃命”的时刻，只有两个人最后留在船上，他们是船长和报务员。

“卡特琳”触礁之时，离费尔岛南端不到半海里，往海中放救生艇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船迅速下沉。大家都执行着命令。报务员在他的机房里，应该赶忙发出正式的呼救信号。

至于船长，他站在离机房几米远的地方，监视操作。

最后一艘救生艇上的人们正等待着船长和报务员，然而却不见他俩的影子，一下子都傻了眼。破碎

的船身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沉，他们害怕船彻底完蛋，当灭顶之灾来到时，他们也就在劫难逃了。

终于，船长神情紧张地独自下到救生艇，并命令道：

“松缆……”

大家目瞪口呆。但是法吕又重复一遍他的命令。危险越来越大。大伙儿服从了。

小艇划出几米后，大家还能看得见“卡特琳”号的甲板，然而所有的人都断定没有看见报务员的身影。他的机房门是关着的！

不多久渔船就葬身大海了。

“您是否接到要使‘卡特琳’沉没的命令？您是不是执行了这项命令？您是不是企图阻止报务员揭露您，并不让报务员以后作证，比如说，他曾提醒过您：您搞错了航线？”

“我没有接到命令！我也没有执行这项命令！我没有沉没我的船！”

“然而报务员……”

“我什么也不知道！”

充分信任法吕的证明炮制出来了：他工作了25年，并具有一个正直人应有的信誉。

德西雷·冯·默肖朗受讯时，答话如出一辙：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船丢了，而且保险公司拒绝支付它应给我的保险金。我并没有向法吕发出过什么命令……我破产了！”

最后，是大副，一个30岁左右的布列塔尼人，名